

国内足球俱乐部劳资风险应对

作者：刘冬 | 朱奇敏 | 冯广研 | 周心怡 | 陈文韬

在疫情阴霾的笼罩之下，中国足球俱乐部正在历经寒冬。由于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中超联赛由主客场制改为赛会制，导致门票收入、赞助收入等锐减，大多俱乐部入不敷出、艰难运营，甚至有中超球队所属俱乐部因破产而退出中超联赛。在此背景下，俱乐部往往再无力承担当初引入外籍球员/教练的高额薪资，加之存在环境适应、语言沟通、团队磨合等一系列问题，致使俱乐部与外籍球员/教练蜜月期不再，劳资纠纷频发。

与一般劳资纠纷不同的是，俱乐部高价引入的外籍球员/教练往往配备专业的经纪人及律师团队，在合同的协商过程中大多比较强势并设置了最大限度保护自身利益的条款，因此在该类纠纷中的资方俱乐部反而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双方出现纠纷诉至 FIFA 或 CAS，俱乐部往往被判令承担巨额违约赔偿责任。如之前文章所介绍，在俱乐部未如期支付薪资构成单方违约的情况下，俱乐部需承担的违约责任金额为合同剩余价值，这就意味着在球员或教练解除合同不再继续参加训练、比赛的情况下，俱乐部仍需支付薪资至合同期结束，这对国内俱乐部无疑是雪上加霜。就此，本文将结合 FIFA 和 CAS 相关规则、既往裁判案例及我们的办案经验，探讨俱乐部赔偿风险的应对之策，以及如何降低经济损失。

一、应对之策一：新工作所获薪资报酬应在违约赔偿金中予以抵扣

如上所述，在外籍球员/教练员因俱乐部违约而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俱乐部通常会被判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薪资至约定的合同到期日，这也是对“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的尊重及对球员/教练员利益的保护。但是，如果合同解除后球员/教练员在其他俱乐部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

FIFA《球员身份及转会规则》（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第 17 条规定：

“... Bearing in mind the aforementioned principles, compensation due to a player shall be calculated as follows:

- in case the player did not sign any new contract following the termination of his previous contract, as a general rule, the compensation shall be equal to the residual value of the contract that was prematurely terminated;

- in case the player signed a new contract by the time of the decision, the value of the new contract for the period corresponding to the time remaining on the prematurely terminated contract shall be deducted from the residual value of the contract that was terminated early (the“Mitigated Compensation”)...

根据该条规定，如果球员解约后找到了新工作并签署了新的工作合同，则球员在新合同项下对应原合同期限内所将获得薪资报酬应在俱乐部需要赔偿的合同剩余价值内予以扣减。更进一步地，根据 FIFA 及 CAS 裁判案例，如果球员在解约后同时收到了多个俱乐部 offer，但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选择最差的 offer，则认为球员没有尽到减免损失的义务，从而按照条件最好的 offer 计算扣减金额。教练员与球员的规则相似，在此不再赘述。该规则的运用，可有效减免俱乐部所需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俱乐部想要援引此规则在个案中最终实现减免赔偿责任，还需要克服一定的现实障碍。

FIFA《足球法庭程序规定》(Procedural Rules Governing the Football Tribunal)第13条第5款规定：“a party that asserts a fact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it”。《瑞士民法典》(Swiss Civil Code)第8条也规定：“Unless the law provides otherwis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an alleged fact shall rest on the person who derives right from the fact”。类似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俱乐部如主张减免违约责任，则需证明球员或教练已找到新工作并证明新工作的年限、薪资等情况，但这对于中国俱乐部而言，搜集外籍球员/教练员的工作信息很有可能存在举证困难。

实践中，俱乐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外籍球员新工作的情况：(1)通过业内人脉关系查询，但这种方式具有随机性，并带来结果的不确定性；(2)聘请外部调查公司调查；(3)俱乐部作为案件当事人向 FIFA 或 CAS 申请调查取证。

与球员信息相对比较透明而言，搜集教练新工作信息则更加不易，一些公开网站上面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但很可能找不到确切薪资信息。结合我们的办案经验，俱乐部可以申请 FIFA 就教练新工作年限、薪资等信息进行调查，但 FIFA 的调查可能也仅限于询问教练是否签订了新的工作合同并要求提供具体信息。如果教练未反馈或不主动提供，而俱乐部也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往往俱乐部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简而言之，在俱乐部的确存在违约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时，球员/教练新工作对应薪资报酬在合同剩余价值中扣减是俱乐部减免责任的重要抗辩点。此抗辩能否成功，有赖于俱乐部的举证能力，因此俱乐部应注意提前做好信息收集和调查取证工作。

二、应对之策二：疫情构成减薪或减免违约赔偿责任的正当理由

自 2020 年疫情全面爆发以来，不止我国，世界上多个国家足球联赛均被迫停赛，各国足球协会及俱乐部不但因此遭受经济重创，同时也引发了大量各国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劳资纠纷。为了更好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FIFA 于 2020 年 4 月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下足球事项指引》(COVID-19 Football Regulatory Issues)，该指引相关部分规定：

“In order to guarantee some form of salary payment to players and coaches, avoid litigation, protect contractual stability, and ensure clubs do not go bankrupt, while considering the financial impact of COVID-19 on clubs, it is proposed that:...(iii) Unilateral decisions to vary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ontracts will only be recognised by FIFA’s Dispute Resolution Chamber (DRC) or Players’ Status Committee (PSC) where they were made in good faith, are 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te. When assessing whether a decision is reasonable, the DRC or the PSC may consider,

without limitation: a. Whether the club had attempted to reach a mutual agreement with its employee(s); b.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lub; c. The proportionality of any contract amendment; d. The net income of the employee after contract amendment; e. Whether the decision applied to the entire squad or only specific employees...”

即，因疫情遭受不利影响的俱乐部可以对球员的薪资进行调整，只要该调整是善意的、合理的且适度的。FIFA 将综合考量俱乐部与球员协商情况、俱乐部的经济状况、薪资调整幅度、薪资调整后球员实际净收入及薪资调整对象的范围等因素，以确认俱乐部对于薪资的调整是否具有正当性。实践中，有在 FIFA 获得支持的在先案例。

例如，FIFA 在 Ref. No. 20-01176 案件中认为“COVID-19 caused a suspension of all competitive football activity in Turkey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 Respondent (football club) was significantly financially affected by this extraordinary event. Further, the move to offer to the entire squad for salaries to be reduced was a necessary step to allow the club to continue to operate. In the circumstance, the Chamber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lub’s offer to vary the contract, was made in good faith, 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te. The Chamber considered that a 15% deduction applied to months in which the competition were suspended, namely March, April and May 2020, was a 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te reduction”。即，FIFA 在该案件中认为土耳其俱乐部因疫情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不利影响，该俱乐部将联赛停赛期间球员的薪资减少 15%是善意的、合理的且适当的。

鉴于中国作为疫情防控措施最为严格的国家，疫情给俱乐部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中超联赛多次停赛。因此，在球员要求俱乐部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时，俱乐部可尝试援引上述规则证明俱乐部减薪的正当性或主张相应减免赔偿责任，同时俱乐部也应尽力搜集相关支持性证据，比如俱乐部与球员的沟通记录、俱乐部经济拮据的证明文件等，以证明减薪幅度或减免赔偿金额是善意的、合理的且适当的。

三、应对之策三：买断条款（BUY-OUT）

为更为妥善处理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劳资纠纷，FIFA 还设计了一条特殊的买断条款（即 BUY-OUT 条款），这在俱乐部与球员之间不失为一种更加体面的“告别方式”。

FIFA《球员身份及转会规则评述》（Commentary on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相关部分表述：“A buy-out clause confers a right on on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unilaterally and prematurely in return for the unconditional and complete payment of a predetermined sum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即，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可以约定任何一方可以支付一定对价从而无责单方终止合同，且该等终止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违约，无需承担足球行业方面的处罚责任。

实践当中，CAS 对于由买断条款引起的纠纷有着诸多公开裁决，其中反映出了 CAS 对于该条款理解的演进过程。CAS 在最初的裁决文书中似有混淆买断条款与违约金条款的倾向，例如 CAS 在 2008 年 5 月作出的一份裁决（CAS 2007/A/1358）中指出，职业足球运动员雇佣协议中包含的买断条款是“提前确定一方为终止雇佣关系而支付的金额”的条款。随后，CAS 在一年之后作出的两份裁决（CAS 2008/A/1519-1520）中更是认为此类条款名为“买断条款”、“赔偿”、“处罚条款”或其他都无关紧要，它们在法律性质上来讲都属于违约金条款，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在于提前确定违约方在违约和/或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应支付金额对价的范围。终于，在 2014 年 5 月的一份开创性裁决（CAS 2013/A/3411）中，CAS 为买断条款进行了定义层面的阐释，即支付预先约定金额从而提前终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并非违约，而是在行使合同赋予的正当权利，并强调了买断条款绝不能等同于损害赔偿，终止合同的一方不承担任何体育处罚责任。在此之后，CAS 及 FIFA 在其裁决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多次确认，买断条款的特殊性得以确立。

针对买断金额标准，FIFA《球员身份及转会规则》及其评述等相关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是由俱乐部和球员具体协商。实践当中，买断金额通常从几百万欧元至几亿欧元不等，金额的商定主要参考球员薪资、球员今后发展空间、合同剩余期限及剩余价值等因素。

基于此，中国俱乐部与外籍球员签订工作合同时，如果难以确认球员的稳定性及未来的适用性，相比于合同剩余价值这一默认高额违约赔偿条款，不妨考虑在合同中加入相对更低对价的买断条款，约定任一方当事人有权在提前通知且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提前终止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进而俱乐部可以以相对合理的对价解雇外籍球员，而又无需承担由违约带来赔偿及行业处罚风险。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约定低对价的买断金额可以降低俱乐部的解约成本，但由于合同任一方当事人均享有买断权利，约定买断金额过低可能会面临被其他俱乐部“挖墙脚”的风险，因此买断金额的确定也需要俱乐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并最终定夺。

系列文章推荐

[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来了!](#)

[国内足球纠纷的管辖](#)

[涉外足球纠纷的管辖](#)

[中国足球俱乐部之殇](#)

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刘冬

电话： +86 10 8525 5519

Email: eric.liu@hankunlaw.com

朱奇敏

电话： +86 10 8516 4149

Email: qimin.zhu@hankunlaw.com